



新鐫南華真經三注

十三

南華真經

卷之十三

13  
1406  
13



018  
1406  
13



山木篇總論

焦註此篇以山木立題即木樗  
樛杜之羨皆以不材得終天年  
又以鴈不能為而見殺相對立  
論則南華之于世諦視之亦  
矣夫木以擁護全生理固然也  
而物之壽夭窮通各係乎命分  
抗遇不可謂例以不材而幸免  
也材亦不材俱為著迹中間一  
踏後涉殺謫以其似之而非故  
未免乎累又欲南三者而欲立  
乘道德以浮遊在物同波在時  
俱化超物祖而无累去文皮而  
無災則建德太莫之固不在遠  
求而自至矣若虛船之觸舟不

山木

曾補用經三注

新鐫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十三

外篇山木第二十

林肅齋云

此篇所論全身免患之道最為詳悉  
正好與內篇人間世參看其要只在虛已順時  
而太其自賢之心熟讀此者可以經世務矣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  
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  
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  
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享之豎子

怒賦歛而毫毛不挫皆以無心  
待物亦以无心應之至論陳  
蔡之厄不若鷓鴣之知螳螂蟬  
鶻不知扶解棄之以皆及材而  
未及害故不免乎累也林回希  
璧非負赤子而趨帝舜令禹貴  
形骸而情率則知尊天屬而不  
待外物矣衣大布而過魏主擊  
槁枝而歌焱氏明處貧而非憊  
知天損之易安則人益之未也  
之必有道矣結以行資而去自  
資之行是超乎材亦不材之謂  
而真似者也故真人不憚諱彼  
期季者更進竿頭一步

○山木一節

節註設將處此取以未免乎累  
竟不慮若夫乘道德而浮游者

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  
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  
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  
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  
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  
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  
無訾一龍一蛇與物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  
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  
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

莊子亦處焉胡可得而必乎哉  
言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  
也唯與時俱化者能隨變而常  
通乎

呂註聖美之不容於世其累  
在材故莊子教人言之焉戒乎  
材之為累也若夫愚不肖以不  
能鳴見殺亦多矣豈以不材必  
可免耶則山中木主人之鴈  
其失均耳故將擇夫材與不材  
之間而處之然徒似道而無道  
也以道之為體不涉兩端亦非  
中央則材不材之間徒未  
免夫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  
無訾無訾不可得而貴賤一龍  
一蛇不可得而聖凡消息盈虛  
有時俱化或升或替和而不乖  
豈係乎材不材之間凡以浮游

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  
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  
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  
其唯道德之鄉乎

林慮齋云

不材全其天年前此屢言之矣今添  
鴈以不材見殺之說又自一意蓋言材與不材  
皆猶有形迹故未免於自累况至於善惡俱泯  
無得而名斯為全其天也乘道德者順自然也  
一龍一蛇從東方朔曰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

平方物之祖而巳方物之祖  
云申父也若是則物物而不  
物于物胡可淨而累邪夫物  
之情人倫之傳有合必亂有成  
必毀庶則見挫尊則見謙然則  
材不材之間欲免乎累何可必  
得歎无累者其唯道德之鄉乎

鼠也用舍隨時我無容心故無毀亦無譽專為  
則有心矣無肯專為即無心也上下進退也和  
順也量則也度也以順自然為則或上或下皆  
可萬物之祖萬物之始也以神農黃帝之所能  
故曰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萬物之情以私情也  
傳習也人倫之傳人類之傳習也此以下數句  
曲盡人情有合則有離所謂世間無不散底逆  
席也有成則有毀言不有所廢君臣以兵也露  
圭角者必至於自摧挫居人上者必為人所指

謙有心於事為其名必虧人之惡其成樂其敗  
者眾賢者於此將為全身之計則必有計度思  
慮故曰賢則謀小人患失無所不至則為奸為  
欺而已矣故曰不肖則欺處乎世間事不由人  
仰可自必故曰胡可得而必哉悲夫者嘆世俗  
之不美人事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此語切於  
人身故囑其弟子識之勿忘唯順乎自然則可  
以自免故曰其唯道德之鄉乎  
陸方壺云此言處世之道正  
好與內篇人間世參看言木以不材而得全鴈  
以不鳴而見殺如木鴈無憑將何處吾將處

乎材與不材之間。何謂材與不材之間？蓋吾有材而不自見，則人既不得以無材棄我，而又不得以有材忌我。以此混世而求自免，是亦似矣。雖然，非道也。故不免於累，何者？謂其有心也。无心則无累矣。故唯垂道德而浮游者，則不然。无譽无訾，一龍一蛇，每時俱化，而无肯專為。何？以故大道本无物，我世人不知，妄有分別。同我則譽異我，則訾是非。蜂起而道德因之，以且滿。故惟乘道德而浮游者，不取意見，不立人我，內不知其訾為可譽也，而何有於訾哉？故曰：无譽无訾，今人但知用則為龍，不用則為蛇耳。不知用舍者，時也。時無常在，孰專為龍乎？孰專為蛇乎？上下者，位也。位无常，居孰常在？上乎孰常在？下乎孰是？則可龍可蛇，可上可下，自和其光，相和其景。斯世斯民，同遊于混沌之天，而未始有名。夫始有眇故曰：遊乎萬物之祖，祖則所謂无名之始。能物物而不物於物者，既不物於物矣。又焉累於物哉？夫上古有道之君，神農黃帝之法，則也。

○市南節

○市南節  
 謂註有其身而矜其國，雖憂杯  
 万端，莫發尚行，而患慮愈深矣。  
 故令无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  
 化，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  
 若各恣其本，交而人人自踰其  
 方，則万方洋矣，不亦大乎去國

為今之世，則不然。自以己身為萬物之貴，則貴也。而賤物矣。自以其道為人倫之傳，則以上而臨下矣。人我既立，意見互起，不均不和之變由是而生。合則勢大，是故有從而離之者。成則功高，是故有從而毀之者。薦則太露，是故有從而挫之者。尊則招權，是故有從而謀之者。有為則功成，是故有從而虧之者。資則多知，是故有從而謀之者。不肖則愚，是故有從而欺之者。材則如木，不材則如鴈，均之乎不能以自免。然則材與不材之間，求以自免，又胡得而可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惟道德之鄉乎。蓋深悼世道之難為，而欲其傾心于道德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

揜借謂湯陰也胸中也君乃謂  
 其欲使之有也形低頭焉之  
 謂留居帶守之謂形與物夷心  
 去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君能  
 少費寡欲則无所不足滿江  
 海不見其崖喻絕情欲之遠君  
 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自此遠  
 矣超然獨立於万物之上也  
 之以為己私也且有於人者為  
 人所役者也故堯雖有天下皆  
 寄之百官委之万物而不為焉  
 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復  
 已斯非見有于人也遊於太莫  
 之國者欲令蕩然无有國之怀  
 則世雖愛其於馬已以免害也

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  
 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栖於山林伏於巖穴靜  
 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饒渴隱約猶且胥疏於  
 江河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  
 稅辟之患是侷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  
 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斲形去皮酒心  
 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  
 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  
 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羨之所適不知禮

曰以魯國為皮者愚之所由  
 出乎不能忘其國也蓋形不遺  
 則國得為之累刻形所以去皮  
 心不白則欲淨為之染酒心所  
 以去欲商人入天此為遊于無  
 人之野建德之國所以立道也  
 其民愚朴寡欲則非屬於文之  
 不足作不知藏物至而供其求  
 左不求報仁而不以為恩也不  
 知人之所適則不尚往來不知  
 礼之所將焉行而瞻大方而樂  
 野華則終始所不去也建德之  
 為國如此而所以不能遊者以  
 國與俗廢之而已弃德捐信身  
 道相輔而行不勞而至矣木  
 道遠甚夷而八視之若遠且險

之所將猖狂妄行乃騷乎大方其生可樂其  
 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  
 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  
 市南子曰君無形侷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  
 彼其道幽遠而無入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  
 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  
 之欲雖無糧而乃是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  
 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  
 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

者以形傷不少遜而不進  
耳以无形佐无普居而為軍以  
少費寡說而為其患不能遠  
式不見其崖乎无窮之遊世  
君者自崖而返則拘于崖而畏  
其深遠者莫之敢前君自此出  
立無匹而人莫之能後也倘遊  
乎此非有於人非見有於人也  
堯之為堯如是而已矣太莫建  
德即前章所謂万物之祖道德  
之神是也次論虛船觸舟而不  
怒向之免道德而浮遊者其于  
世也亦若此而已矣

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  
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  
之國方舟而浮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漏  
心之人不怒有二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  
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  
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  
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林慮齋云 居然安然也於此用之有無因而得  
患之意謂不應有憂患而不免於憂患也隱約

集註 左傳云市南有餘宜僚楚  
人也无須臾與絕旬大莫人无  
也憚分雅云急也

僻處也居於深僻之中雖有飢渴出而求食於  
江湖之上猶且避人而與之相疏遠也昏相也  
此退之所謂倪而咏仰而四顧深居而簡出者  
也以及自累言有名有位於世皆能惹禍也此  
言甚切人心涉世深者方知之前言無人之野  
即無物之始也此又以建德之國名之看此一  
段今人禮淨其源流在此戰國之時南越未  
通中國故借其地以為名初無他義知作而不  
知藏言耕作以自食而無私蓄也未有禮義之

名故曰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將行也  
 徇狂妄行從心所欲皆合乎道故曰蹈乎大方  
 與道相輔而行謂以慕道之心自相勉勵而欲  
 至於此國也無形悟不有其身也無留居不有  
 其國也能辨此心則可以往故曰以為君衷心  
 無所求則無所不足故曰少費寡欲雖無糧而  
 乃足涉江浮海望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  
 所窮只是遊無窮三字如此敷演送君者皆自  
 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此句最為深妙言學道之

八出天... 五則六... 亦南... 亦南...

人既悟之後向之所資以自悟者如人之餞送  
 登舟至於海崖皆已反歸矣擊定而悟捲簾而  
 悟皆其送者也譬如見舞劍而善草書始因劍  
 而悟之既悟則劍為送者矣讀書亦資送者也  
 有人者以我而後物也見有於人我為物所役  
 也二者皆非自然之道若堯則不以已後物亦  
 不為物所役故曰堯非有人亦見有於人也大  
 莫之國謂冲漠太虛之地即無人之野建德之  
 國也以此結上章也語意既足乃以譬喻繼之



方舟兩舟相並也我舟方行而為虛舟所觸舟  
 既虛而無人故雖觸我而不怒忽有一人而在  
 虛舟之上則必呼其人使之張歛之張撐開也  
 歛歛退也呼而不應至於三度則必呼罵之無  
 久虛也有人實也向也無人則不怒今也有人  
 則不能不怒人情然也此喻盡佳益言我若無  
 心則與物自無忤遊於斯世而虛其心又伊惠  
 害之有既說一大段却把此譬喻結便是文字  
 首尾起結之法列字有同此段

○陸方壺云其  
 意亦與上相通

篇作個隔靴搔痒說話等間在狐狸身上說出一  
 個靜戒定學問可見此老有句寓言皆是說道  
 狐狸以皮毛而致灾君以魯國而生憂是皆有  
 生之累故願君剝形去皮以淨其外酒心去故  
 以淨其內而又游於無人之野然予然將使  
 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天下之大解脫無過於此  
 又伊外累之足慮哉原在老之意只是勸人既  
 心道德淨裸之的赤洒之的全然不以世界為  
 心便是聖人有天下而不與的心事或謂宗社  
 為重如伊教他輕將魯國棄之不知論割其至  
 愛而棄之既胎則人人有張狸皮人人有魯  
 國得之之意之表可也南越建德之國與天下  
 莫皆是寓言其國也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故其  
 民倍若其不知藏無私蓄也不求報無入我也  
 不知義無分別也不知禮無伴來也猖狂妄行  
 顯乎大方後心所欲不踰矩也道者物之所以  
 終始故可生可死去國而推倍則自守道相依  
 推倍二字最妙倍者世倍一切有為法也推之

又拘則無為矣又為羸弱之夫沉溺愛河不即解脫者加一鞭策蓋有志學道者直須放步而前百尺竿頭回頭不得人無車則困無糧則飢皆為形骸所累若能外其形骸寡其嗜欲則出至游衍坦然由之而無疑故曰無倨傲之形無留戀之居則無軍之車行矣少君之私寡君之欲則無糶之糧足矣此便是游於逍遙之墟食於首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從此涉江浮海泝流窮源愈造則愈深愈往則愈遠將立乎不測而將於無始往且聰明知慮一時廢忘譬彼送行之人到崖而友君自此若乎独行入於寥夫去人遠矣去人遠則與道為隣肉便離索之足惠哉嘗謂莊子善体物情等閑發出送行二句宛然離情別思渭城朝雨之詞不是過也有人謂有國見有於人謂以小惠大以弱事強因勸之去國而幸讓國者以見例大莫即廣莫如上語意既足又將唐已遊世立譬作結唐已遊世即所謂無心應世也知此則所言無人之野建

北宮一節

事役城於朴还用其本性也何  
無所趨也送往迎來无所欣悅  
也勿禁勿止任彼也後其強梁  
順乎衆也隨其曲傳无所係也  
因其自安用其不得尔也賦  
歛无控當故無損也太然无執  
用天下之自為斯大通之塗也  
故自徑之營之不自成之也  
也彫琢復朴去華務實也侗乎  
无識不知誰侗乎息疑不敢  
故速也送往迎來勿禁勿止強  
梁无所抑得无所過而由彼  
之不已已故朝夕賦歛而毫毛

德之國真是去人不遠  
 魯君真可策廟而行之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無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控而况有大塗者乎

林慮齋云

歛民之財以鑄其鍾先祭而後鑄故

不控以其无所設于一之謂而  
已况天下之理有大塗者乎庖  
丁所以選刃於其間而有餘地  
也  
方註道一而已若有作為便  
乏以二矣故自一之間无敢設  
也侗乎无識之貌侗乎无心之  
貌幸乎芒乎如物之叢生而无  
心也強梁不順之人委曲依傷  
之人一听其自然因其自至則  
受之不控者不損也夫塗者不  
道也賦歛之事且然况以大道  
治天下都乎

曰為壇三月而成鍾有架所以懸鍾也架有兩  
層故曰上下縣以言編鍾也侗術之設者言用  
侗術而成此之速一純一也循自然之理始終  
循一而無所雜于其間故曰一之間無敢設猶  
言此間別着不得一件也既彫既琢復端於朴  
言去圭角而歸於自然也侗乎無識之貌侗乎  
若怠若疑無容心之狀也或注或來無將無迎  
故曰萃乎芒乎萃塊然之意芒無物之狀來者  
勿禁注者勿正言順其自然而無迎無送也強

梁去而不順者曲傳回而附我者我皆隨之聽  
之任其如侗也自窮者自信也言或順或逆要  
終皆不束而自至故曰因其自窮我雖賦歛而  
於人無二毫之傷故曰毫毛不控大塗者言此  
是順事坦然而行但以無心處之故能速辨也  
○陸方壺云飲民之財以鑄鍾宜乎朝受命而  
夕趨事也迺三月而成上下之縣一侗選乎故  
王子見疑以為將設侗術蓋恐藏仁以要人如  
所謂厚施得衆之意者故北宮謂言吾有  
心志之外侗敢更設他術蓋人之生理本自完  
具加以彫琢則耗其散矣以頭彫琢之術生于  
其心則害于其事發于其事則害於其政吾將  
於既彫既琢之餘而求以復端之故侗乎其無

孔子一節

前註聖人無好惡既弘大舒緩又心無常係不敢為前為後者常後容處中也食又取其緒期于隨物而已行列不斥每群俱也患善生干役知以奔競木伐井竭才之害也夫察焉小異則與千世矣故夫昭々乃冥々之迹也將壽言以遺述故因陳蔡以注意情功各以為已成者未

知而無識也儻乎其若急而若疑也若乎幸乎來者勿禁而往者之勿止也後其強梁而不罪其背我者隨其曲傳而不私其附我者因其力之所自及而不強其所不堪者如是任物之自然而已無容心焉故朝夕賦而毫毛不挫于吾心不挫則常應而常靜矣夫北宮奢未為知道而其行事乃如以矣而况道德之有於身者乎大塗狹言大道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天公任往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紛紛秩秩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脇而栖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

之嘗全功自衆成故之道味然而自行彼皆居然自得此行取非由名而後然之得之常乃比干但無心而動故也功自彼成故姓不在我而名迹皆去恣情任彼故彼各自當其責也寂泊无怀乃至人也故曰至人不聞辭交遊去弟子取其亦不聞之好也不乱群不乱行若草木之无心故為鳥獸所不畏蓋寄言以盡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无受害之地也

呂註紛紛秩秩則雖紛而不乱也無能而非无能引援而飛迫脇而栖則躊躇不得已干動止之間也進不敢先退不敢後無出而附無入而蔽也食不先嘗必取兵然處乎不爭之地也

嘗必取其緒故其行死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井先竭予其意者節知以蘄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太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既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係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

列在小人不得害則群於道也知功名之成必有序而去之以還申人此大成之人所為也道流而不明居則人莫見其功序行不名然則人莫聞其名序則德也序往往妄行也不為功名序還與衆人也此所謂有道者能以有餘奉天下也陳蔡之厄所以處之悲序不足於此亦知之所无序奈何耳李仲尼者序不知何所謂行則不斥序與鳥獸之可入則不室序揭日月而行而為功名之所累序者无希矣

**僅見**道流而一  
**僅見**功之秩一

大澤衣表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群序鳥獸不惡而况人乎序

**林慮齋云**子惡死乎言處此序瀕死之患難其心亦厭惡之乎不灰之道言自得而無禍患也意息今之燕也紛紛秩秩飛之貌也引援羣飛也迫脇而栖近人而為巢也進不為前退不為後言其泮來不爭也緒棄餘也取魚而食世所棄餘也不斥不多也雖為行列而不如鳥鴈為群之多各依入家外人亦不害之直木其井以聲

名自見之喻也大成之人大道之士也自矜伐者必不能成功以功名自喜者終必自損序皆自損也還與衆人言退而與衆人同也順道而行黷然自晦故曰道流而不明序所居之時雖得行其志而不以聲名自高故曰居得行而不名處不處不有之也純純常常一也此於狂若無心也削迹捐勢不以功名為意謂無迹而化也我不責人亦忘我此至人也至人則歆無聞於世乎又何以名為喜乎末後數語便與

豕如食人處同借孔子之名以申其說此重計

也。陸方壺云：意怠，玄鳥也。粉粉，猓猓，不能奮也。飛之貌，引援迫脅，遂隊而傷人也。不斤，狺言不多，蓋鳥既不大而行復不多，故人不得以其狺式加之而卒免於患。直木先伐，井井先壞，言以才自見，鮮不自貶其感者。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還推以爲人也。如是則有而不居矣。不居者道也。夫道流而不明，古今晝夜逝者，如斯默以運之而已。未嘗自明其爲道，以道之所以爲道也。休道者，居得行而不名，處則幾矣。得行謂得志，而行名處即以功名自見，自伐之意，徒然也。常平常也，言徒一其心而平常其行，身獨在不，知所之者，同故曰：乃此於狂削迹者，杜門掃軌，無轍環之迹也。指勢者，不事王侯，無遊說之行也。如步則不爲天下立功，不爲萬世立名，無所求，備於人，故人亦不得以備善責之。其至人之行，不求聞達，泯然無迹者，之所爲也。至人無

○孔子問節

君子之交，去利故淡，道合可常，故有時而絕也。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有故，而合又有故而南矣。其愛益加進者，去飾任素故也。因形率情，故不矯之以利，形不假，故常全。情不矯，故常純。不求文，以待形，任朴而直前也。固不待物，朴素而足也。

孔子問子桑雝曰：吾再逐於魯，伐對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

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雝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

論語集注

固註孝孔子而不知所謂天屬  
 唯孝與書之為務則所以交于  
 天下者皆入合而已形莫若緣  
 緣則不亂而合矣情莫若率  
 則不勞而逸矣不勞不勞則性  
 之自然而性分已足何用求文  
 以待形哉不其文以待形則不  
 待物宜矣身絕孝抽書之九五  
 者也

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  
 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  
 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  
 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其若醴君子淡以  
 親小人其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  
 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  
 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扈又曰  
 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

精註待字无二一義形緣而不勞  
 則已常存情率而不勞則性常  
 適所為我者得矣又何待乎禮  
 文資乎外物哉

焦註李云桑姓——

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  
 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林庸齋云子桑扈即尸也假入假國之人也

棄璧負子此喻最佳天合者必常相收聚利合  
 者必相棄背君子之交淡而親小人之交其而  
 易絕皆說盡人世情狀此語雖入之語孟亦得  
 無故以合則無故以離泯詩便可見也此一句  
 又是一個好條貫無挹於前者不拘目前挹拜  
 之禮而其相愛之意愈加進也冷音零時也以

真實之道而告之禹故曰真冷緣因其自然之意率循其自然之意不離言與道為一也形我也文身外之物也不以身外之物而待我故曰不求文以待形今人宴客曰待客此待字之意也不以身外為文華則無所資於物矣故曰固不待物此待字又是不用之意三個待字自作

而象

陸方虛云假一作般心謂以金布泉布也言假人林回出以捐璧負子原其初意若謂赤子可布則赤子之布寡於千金若以千金之璧為累則赤子之累多於金璧今而捐璧負子蓋以天合者難離而利合者有時而棄也當其窮迫禍害之秋其姓不能兩全則利合者

○莊子一節

謂遭時漫地則佛其長技故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其不便而益為之則受戮矣

不得專其愛矣以喻弟子之所以相依者要皆下時體交利合之徒是以常則相聚其聚也非天屬也無故而合耳無故而合者亦無故而離復何怪乎親交之益疏而徒友之益散乎夫子於是絕學捐書淡然去其汗漫之交不復與弟子子虛為揖讓于其前虛文去則真意流便是其屬也以天其淡也若木且乎感以無心而愛益加進也真冷二字訛書也吾意當作其餘緣者因緣依附之意率真率也形真若緣者不敢高抗於人而恭敬退讓若有所推也蓋至讓則無文真率則簡便故不求文以待形而俯仰自無不得既不求文矣又何假於物哉物即所謂各以金之器以別之者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獨也士



劉註：予子以騰依，自喻得耕，非  
豫章，伏君子之過時，處拓棘枳  
枳之間，謂遭昏主，乱相，雖欲以不  
意不可得也。如欲強以直言行  
道，比干之見剖心，徵驗昭然也。  
呂註：雖放言，若此而不見，實者  
應已以遊世之証。

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  
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乎騰猿乎？其得  
柎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弄途  
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拓棘枳枳之間也，危  
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  
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  
相之間，而欲無憊矣，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  
心徵也。夫

（厥音絮）  
枳音矩

林厲齋云

大布粗者也。縲帶也。正帶中結也。係

履屨敝而以索穿之也。憊，病也。攬，把之也。蔓，纏  
繞之也。此兩字狀猿之在木，自是不苟。王長言  
其志成意得也。拓棘枳枳，有刺木也。振動，恐也。  
不柔之上着個加急字，自是好醫書。有頭項強  
直之證，是加急而不柔也。以之狀猿，尤精神徵  
也。夫言以比干之事，比之則見其證驗。此三字  
亦奇。（陸方壺云：布粗布也。正縲，結帶也。履弊，  
而加以繩縛，故曰係履。憊，病困也。言衣弊，  
履穿，直貧耳。未及言憊也。若夫道德之士，遭遇  
非時，處乎昏君亂相之間，進退維谷，不能自遇，  
欲其無憊，詎可得邪？故以騰猿設譬。攬蔓者，攬  
其枝而踏結之如蔓之附木者然。王長言精神

○孔子窮節

副註天損之未唯安之故易而物之休未不可禁禦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言變化之无窮也人與天一皆自然也任其自尔則歌者悲我也天地之行不可逃借道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所在皆安不以順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感應旁通為四達旁通故可以禦高天物之利已非求而取之吾命有在外者言夫人之生又外有接物之命非如瓦石止於形質而已盜竊者私取之謂貧人君子之致爵祿非

雄壯也柘棘枳枸木之有刺者言依勢則騰蹶失便則拘急士之遭際窮通異致有如此者豈其慮甚則比于蓬重以詭輕也也夫言比于蓬重以詭輕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其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也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

私取也受之而已若鷓鴣之畏人而入于人間以所以然知况之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和社而稷之此无受人益所以為難也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正以待之無所為依也九所謂天者皆明不為而自然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是以聖人晏然无務而体在交俱也

副註焱氏之風然焱氏之風已自無已而應之則是造大愛之則是造哀也无受天損易无受人益難今則天損而已安用廣已以造大邪无始非卒正以待之入與天一晏然体逝而已安

易仲尼曰饒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循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其在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在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鷓鴣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入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

則知所以為始卒為天人者其  
不在此矣天地之行非人所為  
正運物之泄非人所為開無受  
天損則亦之備道不敢以為損  
而去心也執臣之道供不敢去  
而况所以待天乎此无受天損  
所以易也尊祿並至命之在外  
苟受物所利以為益亦盜竊  
伸異哉君子於四達並至之際  
以為物之所利非已也吾命有  
在者以是不敢受而取之如  
鷓鴣之畏人而獲入則天下  
相与社稷之不可去此無受人  
益所以難也化萬物而不知其  
禪之者即不化者也又惡知其  
終始哉有人有天命天而已人  
之不能有天性也此有人之所

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  
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  
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  
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林慮齋云**槁木几也槁枝策也齊物篇所謂策  
枝是也以槁枝擊槁木故曰有其具雖擊而無  
節奏故曰無其數無宮商言不合五音也木聲  
擊者也人聲歌者也犁然端的意思廣已尊我  
也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所造者無畔岸故曰

以為天知其為天則冥然体逝  
而終矣

恐其廣已而造大也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  
至於哀傷故曰愛已而造哀也造音挫人與天  
一也言在我者皆天理也令之歌者非我也故  
曰其誰乎天損窮時也無受者貧而樂也人益  
者富貴之也無受者富貴而不淫也尋常之論  
則以處富貴而不淫為易貧而樂為難莊子却  
如此反說蓋有意味言天損之時事不由已雖  
歌不受如之俾而不受不啻不安貧也故曰易  
人益者如富之日至名位之日高日增月益我

敬辭而不能所以貴不期驕而自驕富不期侈而自侈故曰無受難窮極窮塞也不行推不去也運物運氣也洩發也運物之洩氣數之往來天也各亦與之俱行亦與之具洩故曰偕逝即所謂與時偕行與時偕盡也君余其臣且不得遠况天之命而人可得遠乎此無受易之意四達謂意之所向無所窒碍也始用謂此意絕前則事隨以集而無窒碍也並至而不窮交至而不已也我不求物之利而利自至故曰非已也

爵祿皆自外而至故曰時命使然故曰吾余其在外者也無功而祿君子恥之視之如盜竊吾雖欲不取之而有推不去者公孫賀拜相而哭非無受人益難乎鷓鴣即意怠也不給視者不足視也非其所宜處之地雖自有見亦以不足視而去之果實之落必悞而飛恐害已也故曰棄之而走其志雖畏避於人而乃與人相近而居故曰襲諸人間襲入也社稷祭祀之地雖無可畏亦不可取人自敬而存留之如燕在人家

焦註犁然如犁田者其土釋然也飢渴寒暑窮困不通皆天地之氣之流行所以運動萬物發泄而不可遏者人惡能逆之但當其之借生可也鵲鳴燕也不給不暇也實如易自求口實之實社稷春秋祭社稷之時也君子視無功之爵祿如盜竊然豈有心拾取之而命之所制亦有不淨自由者故曰非已也命有在外者也如燕於已之不宜處目不及視雖奔其口實亦所不顧其畏人甚矣而不能不處於人間則以社稷之時有燕或驅之而不得自主者耳燕以春杜來秋社去故云然教語本非難解而舊註多謬所為

雖無益亦無害而人亦容之言處富貴之人若能如鵲鳴之無益亦無害則亦無訛惡之者矣既曰富貴矣安能無益而無害故曰難無始而非卒者言不知其始不知其終也萬物之變化更相禪代孰知其終孰知其始但居中以待之而已正中也謂處造化之中也停謂人與天一邪人者天所生故曰有人天也天亦造化為之故曰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也此性字與生字同在人之性生而有者皆得於天豈人所

得而預之聖人唯知人之所不能者故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孟子曰性也有余焉君子不謂性也即是人之不能者天性也晏然安然也安時而處順以終其身故曰體逝而終矣

○陸方  
○靈云以  
稿枝擊稿木故曰有具無節奏音響故曰無數犁開犁也端拱則頭容直夫不能瞻視故轉其睛而環視之造至也廣推廣也言推已而或至於大則推己者過矣愛已而或至於哀則愛己者過矣於是為發天人損益始終一貫之理急為定簡歌者之誰誰即齊物論中所謂怒者其誰之誰能知此誰則知誰為受者誰不受者徵求到底惟見無有受者無不受者而在我之夫定矣然非顏子不足以語此又備顏回發問逐句而晰其義何謂天損飢渴寒暑窮挫之因皆

天所以損我者不知是天地之行而運物之濶也運物謂造物天地行而造物濶則消息盈虛一損一益反復相尋吾唯順化而與之備遊如臣子之听命於君直易耳故曰無受天損易何謂人益始用四達始用謂始進也四達謂四通而不悖言始而進步便自順利爵祿並至無有窮已受益如此可謂盡矣不知此外來之益耳與已無干故曰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余雖有在外者也君子不謂命也苟為不知內外輕重之分而欲羨於倘寄之物非其有而取之其不為盜為竊也苟希君子不為盜也賢者不為竊也而吾安焉取之何哉多取則多患益之未已而擊之者至矣以若所為殆異於鳥之取以自處蓋矣鳥之輕取莫如鸛鷓鷓鷓即意也目所不宜之處則不視口所難食之實則棄之雖畏人而反襲諸人間之堂上益以人間掌上社稷之神居焉神德好生故托諸明神以祈人之不害以鸛鷓存身之知也而人反不知何

哉故曰無受天損人益難何謂無始而非卒蓋卒即始也一氣相禪終始無窮而萬物之化莫不由之故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莫知其終也莫知其始也莫知其始是故不可以先迎莫知其終是故不可以預待吾何心哉正以待之順其自化而已耳何謂人與天益人亦天也天亦天也無天則無人故曰有人天也然而天之所以為天又必有居無事者以為之主宰故曰在天亦天也有人有天從所謂立人之道立天之道云尔何人天也而人之不能有天則何故哉只在性分上有以加損是以不能順其自化性往至於以人而滅天以故而滅命故人不能以有天聖人之學惟晏休而聖修之能事畢矣逝即逝者如斯之逝乃造物之所以為卒始者體其逝則何人非天何天非人而自不受夫外來之損益矣

莊周節

莊周游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

增補百華經三言

卷之十三

三

**副註**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日能觀翼能遊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夫相為利者恒相為累有歎於物者物亦有歎之所謂物固相累一類相召也諫阻之也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劫之形於此世而不度於世之所宜斯逆形而忘身者也現於濁水迷於清淵者言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絕忘反鑒之道也入倍後倍不違其禁令也以吾為戮以見問為戮也夫在子推平于天上故每言言以出意乃毀神尼賤老聃上持擊平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矍步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蟬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諍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人

**呂** 觀異鵲之利而從耳自之好是乎形也不知有虞人之許足以為辱是忘身也動身物交即濁水靜而玄覽即清淵夫至人之於清淵未嘗頃刻迷也而莊子言此者明虛以遊世如法魏主言者雖足以無害而畏之所畏又不可不然也

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類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且音

**林** 庸齋云彫陵地名也樊園之蕃離也感周之類飛從額前過也放大也逝往也翼大而不能

注目大而不能觀逐物而自迷之狀執彈而留之將以取之也螳螂因蟬意在得而忘其形異鵲又利螳螂而忘其真故有不逝不覩之狀螳螂與雀異類而相召也皆忘其形忘其真相

累也。虞人守園者，碎罵之也。不庭，不出其所居之庭也。守形養生者也。我為養生之學，忽因逐鵲而忘其身，是以慙而泚其理也。濁水喻人，款也。清淵喻天理也。夫子即老子也。入國問俗，問也。故曰：入其俗，從其俗。他人之國，而我誤入，是違禁也。以吾為戮，言為虞人所辱也。此段蓋言物無大小，有所逐者，皆有所迷。此乃學者受用之語。○陸方壺云：夫物能大小有所逐，則有所忘。蟬得美蔭而忘其身，蟬之忘也。螳螂執臂利蟬而忘其形，螳螂之忘也。異鵲從而利之，乃至感人之類，不覩不逝，異鵲之忘也。莊子又

陽子一節

夫欲全其性命，終其天年，者莫若外忘其形也。形忘則所必自得，而所遊安有不得哉。此陽子所以取逆旅小子之言也。夫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此外忘其形而惡美從，而兩忘之也。豈為不全性命之情也。故莊子於篇終

從而利之，挾彈以入栗林，而不知有虞人之禁。又莊子之志也。是皆足以為累物，忘真之戒。二類相召者，言蟬、召、螳螂、螳螂、螳螂、今鵲復召我矣。莊子於是翻然有悔，三月以寓閑思過之意，因問人之問而告之曰：吾為守形之季，又矣。一旦輕忘其身，以彈雀之故而遭虞人之誅，且聞之也。入其俗，從其俗，豈不知栗林之有禁乎。見物忘身，適倍犯禁，自取戮辱，亦固宜焉耳。二月不庭，蓋言悔也。感類謂平類而過殷大也。賢娘之斧也。誅罵語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



或美或惡生於妄見曹之  
賤之亦非真理所惡於逆旅之  
美者非謂其美也以特其美故  
賤之所貴於逆旅之人者不以  
能賤其美也以不知其美故取  
之如俾逆旅之妻亦不恃其美  
而去皆賢之行則無德而不愛  
矣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斯惡矣非惡美也惡知其美亦

德註陽子司馬云陽朱也

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性而不愛哉

**林慮齋云** 美者自美自矜誇也惡者自惡慙然  
自以為不足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謂有賢者  
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  
此一節亦是受用親切處看此數篇或以外篇  
為非莊子所作果然乎哉 陸方壺云夫賤美  
惡豈人情哉物固有  
相召耳蓋美者自美則有驕妬之心吾固不知  
其美也惡者自惡則有退讓之意吾固不知其  
惡也嗚呼逆旅小人可謂友德而不羞於色者  
矣既又為美者謀使其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則  
安性而不愛哉而惜乎美者之不能也  
小子識之無法非道也無性非性也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林慮齋云** 此篇必有精密之語正好與內篇大

宗師參看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  
工子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  
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  
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  
文侯曰然則未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  
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

田子方節

言東郭順子貌方又同而  
獨任自然虛而順物故真不失  
夫清者患於太繁今清而容物  
則在天同也清虛正已而物亦  
有清形不致動口不致言者自  
覺其近也土梗者非真物也魏  
真為我累耳知至貴者以不爵  
為累也

其為人也真人貌而  
天矣凡人之心未始源史不察  
物真人則車緣而葆真凡人之  
清則患於太繁真人則清而容

田子方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則所告者不在諄諄之間使人意消則所政者不在事物之際至知行兼則言在行而巳然子方之師則所謂道德也求諸行而不得故形解而不欲動諸言而不得故口鉗而不欲言此非李之匪及故知其所李為土梗耳

焦註儻然失志之貞土梗土人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入之意也消無擇仰是以稱之字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各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林慮齋云稱道數嘗言稱訟道理拍拍皆嘗也

其為人也真純也人貌而天貌雖久而有自然之天德也虚心而順物未嘗動其心故曰葆真

其意曰語天也容其辭也其其心矣不亦以容其言也

葆養也清自潔也清則易離於物而能容之言其大也人有非道未嘗貴之以言但動容貌而使彼自悟自然消釋其不肖之心故曰使人之意也消器工之善拱可容言順子之美不可容言故曰仰是以稱之全德君子言順子也形解言自失也土梗者得其粗不得其精也以有國為累故不得以深究無為自然之道故曰夫魏真為我累耳  
○陸方壺云稱道數嘗謂是謙論道理性注當於人心其為人也真真謂顏任自然人貌而天謂貌雖人而心則天也虛緣虛口而順物也保真虛靜以養真也海

溫伯一節

即註心以死為死乃進退成規  
矩從容若龍虎盤辟其步委蛇  
其迹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禮  
義之弊有斯飾也見之而不言  
已知其心矣不可以容聲者自  
裁往意已達无所容其德音也

者或不<sub>レ</sub>言<sub>レ</sub>于<sub>レ</sub>容物而波則能容人無道則不待  
言語唯正容以攝之而彼不肖之心自消順子  
之行若此蓋所謂蕩人乎無得而名焉者宜乎  
子方之難於言而不稱也文侯一<sub>レ</sub>聆其言惘然  
自失解形解口深愧所學之粗淺蓋欲師其全  
德而剝其形皮直以勢分之榮為身累耳故曰  
魏真我累解形解口寫出惘然自失  
之意甚真切莊子善体物情類如此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  
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  
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  
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  
今也又蘄見我是况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

進退成規成矩則威儀詳  
於周旋之間從容若龍若虎則  
和交出於燕閑之際諫我似子  
道我似父則非得我於眉睫之  
間此所謂明於禮義而昧于知  
人心者也禮學之弊如是魯人  
則尤甚者夫東郭順子正容以  
悟物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則  
古之至賢所以相與者如是夫

入而嘆明日見客又入而嘆其僕曰每見之  
客也必入而嘆伊耶曰吾固去學子矣中國之  
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  
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  
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嘆也仲尼見  
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  
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  
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林慮齋云

伯名也雪子其字也禮義有為之學

也陋於知人心陋劣也謂其不識本心也振振  
 德也言况有益我也故曰振我進退成規矩從  
 容若龍虎動容周旋中禮也規矩有法度也龍  
 虎成文章也大人虎變是也諫我似子道我似  
 父謂交淺言深也目擊而道存即正容以悟使  
 人之意消也容聲容言也陸方壺云明乎禮  
 義而陋於知人心言  
 習於未學而昧於本體彼其進退成規矩從容  
 成文章諫道有法則而不知抑末也本之則無  
 是以嘆耳目擊而道存不可以容聲謂  
 不待言說只以目相視而意已喻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顏淵一節

即言步趨馳皆就馬而論夫子  
 步亦步是夫子言而回亦嘗言  
 也趨亦趨是夫子辨而回亦嘗  
 辨也夫子馳亦馳是夫子言道  
 而回亦嘗言道也然而大不可為  
 也化不可也夫子奔逸絕塵而  
 回瞻若平其後者言夫子不言  
 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隨乎  
 其前不知其所以為然而然也  
 不言而信皆不期於人而人信  
 之也不比而周者不期於人親  
 而人親之也無器而民隨乎其  
 前者無名與世而民自歸之也  
 此夫子之神化也而回不知其  
 所以然故瞻若平其後瞻若親  
 真目而視也不知此個所以然  
 者乃聖人所存之神不疾而自  
 速不行而自至也故夫子急為

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  
 矣夫子曰回何謂耶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  
 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辨亦辨也夫  
 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  
 絕塵而回瞻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  
 而周無器而民隨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  
 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  
 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盡萬物莫  
 不比方有自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

提醒曰惡可少心察與察謂審察此心之存否蓋人之有心如天之有目曉出於東暮落於西而凡有目有趾者莫不待是以成其功故是出則存存謂動而作也是入則亡亡謂休而息也造化亦然故万物莫不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待謂待何所以然者乃自然之覺性吾人之慧財也自吾一受其成形即為軀殼所累不能化以待其盡之又損以返於虛感物而動特之不冥日夜无隙而將不知其所然薰然其成形也何命矣而又不

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各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然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立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二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者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舍矣迷矣真宗日夜無隙以冥於死是終身汝交一臂而失之誠可哀矣此哀莫大於心灰而身灰亦次之者也交臂而失俟其面不相識也與汝交臂即指有待以生之物且汝死後著乎吾之所以著者乎汝又指回而言著者顯明之象所以著又指所待以生之物言彼雖顯著於日用之間而其所以然者則虛无之存不可以色相形而求者故彼已矣矣汝惟不知化以待之固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肆者市馬之地唐者先壁之屋求馬於肆見肆而不見馬求道於有見有而不見道此上之言亦言辨亦辨言道亦道是皆以有求我者耳乎壁

**林慮齋云**不比而周言不待親比之而其情自然周美也無器者不可以迹名也民蹈乎前言人自来歸也以此此夫子之不可及也不知其所以然而已矣者言我至此不知其為如何也套逸飛馳也絕塵去速而不見其塵也瞠直目而視也出趨馳者以馬為喻也惡可不察者言當更於此精察也心死者無所見也生而無所見猶甚於死也故曰哀莫大於心灰而人死亦次之此方可數也日既現時物之長短大小皆

若於絕塵之後而不可道也且  
吾嘗語女墮其文也黷其聰明  
汝亦嘗舉六而服膺矣是吾服  
汝也甚忘而汝服吾也亦甚忘  
甚忘之身求有也則相去遠夫  
世人之孝只知御生執有說著  
忘字便茫無着脚反起虛元之  
嘆雖然忘亦何患雖忘吾故吾  
而吾自有不忘者在蓋故吾即  
求有之吾而不忘者即吾所待  
以生之物也

勿註吾在汝交一臂而失之矣  
即無行而不矣二三子之與吾  
終身以此身示汝今以為不可  
及是朕不督兩臂相交只交得  
一臂而相失豈不哀也哉汝  
所言者特見吾之可見者耳若

見也彼夫子自彼也彼以爭於  
空虛矣而汝求之以為有如求  
馬于唐肆之地而豈嘗有馬哉  
服佩服也吾佩服汝之言好汝  
佩服吾之言皆忘大忘之又恐  
願回患其終不及雖然汝悔患  
焉忘之之中乃有不忘者在所  
忘者執者也不忘者至真也汝  
把吾之旧說忘之則死得之  
得即為真得而其所謂不忘者  
在此矣

可盡見故曰莫不此方出自東方入於西盡自  
朝至暮也有目有趾羣動之物也凡見日而後  
事可為待是待日也故曰待是而後成功是出  
則存是以則亡人事之存亡係日之出入即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也萬物之有待於道亦犹不  
事之待乎日也故曰萬物亦然生死皆循是道  
之自然故曰有待而生有待而灰生而受其形  
則此道在身無所遷變以待其終故曰不化以  
待盡不化者無所遷變也效倣也倣於物而行

不容其心故曰效物而動物事物也無隙者無  
所間斷也不知其終者無已時也渾然此身無  
乖和順之理故曰薰然而成形薰和也雖知事  
物之無非命而日用之間不以命為規度即而  
謂聖人不言命也日徂者日自如是與之俱注  
絀亦不一也交一臂者並立也終身與汝周旋  
而汝未得此道故曰交一臂而失之著可見者  
也汝但見吾所可見者而不知有所不可見者  
故曰汝始著乎吾所以著也盡無也道必至於

無而後盡汝但以有求之所以見不到盡處也  
故曰波已盡矣而汝求以為有肆貨馬之地也  
唐無壁之屋也詩云中唐有甍唐肆今之過路  
亭也貨馬者來去不常止就其肆求之刻舟求  
劍之意也忘不可知者也盡其不可知曰甚忘  
服行也吾與汝之所行必盡其所不可知汝與  
吾之所行亦必盡其所不可知故曰吾服汝也  
甚忘汝服吾亦甚忘意謂此事我與汝說不得  
汝亦與我說不得必至於忘言而後盡也雖然

又轉上轉謂汝今雖未至於此亦何患焉蓋汝  
既知奢逸絕塵者墜若乎其後則是知有此一  
解未盡矣若到此能忘其故吾之時雖與今日  
所見不同而在我之所不忘者仍舊在也釋氏  
所講睡後極舊是故時人意謂見到無處方盡  
仍舊即是有時道理也故曰雖忘乎故吾而吾  
有不忘者存此兩個吾字就顏子身上自說  
與上面吾服汝汝服吾吾字不同  
○陸方壺云  
出趨馳皆耳  
追而及也至平不言而倚不比世而騰無器而民  
踏擊前則不知所以然而已故以譬奢逸絕塵

而回瞻若乎後矣心采引灰者不知有灰也則  
心灰而後入灰次之與哀莫大者也且之出東  
入西物莫不比方而独有自有趾者待是而成  
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而日未嘗有存亡也物  
有待而灰生而所待者未嘗有灰生也則吾之  
所以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頭乎前者  
終以是而亡使吾一受其成形不以化以待其效  
物而動日夜無隙則與萬物皆有符而生其法  
體所待以至於不知其然和以是且御則非不  
化以待其可哀與則哀莫大也汝求吾所以  
套逸絕塵之處而莫得是始著乎吾所以著而  
不見乎吾所以不著也人心操存舍亡孰有所  
以著而可著乎是波已足矣而汝求之以為有  
與求馬於唐肆傳與唐肆馬之既閱而非馬之  
所屈也吾服汝也甚忘則所謂吾者無有汝服  
吾者亦甚忘則所謂汝者何有然汝奚以甚忘  
為患孔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志者  
存則所謂套逸絕塵者可見矣

見老聃即

註熱者不動之類似非入塔  
然似喪其親也老子言吾遊心  
於未始有物之先是以然此  
為汝謀乎其將之於其然未  
之象言未始有物之初渾昔下  
氣耳氣有明而而明之生也  
則五為其根故至而肅人而肅  
肅者至乎天至陽赫人而赫人  
者至乎地而升而陰降而者交通  
成和而万物生焉其或有為之  
紀者乎而吾不見其形犯即所  
謂无委之真超乎色相形聲之  
表者雖則不可見而其消息盈  
虛之運則一明一晦為日月之  
推送一死一生為万物之終始  
非是也而且龍為之宗乎是即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  
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  
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振若槁木似遺物  
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  
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因焉而不能知口辟焉  
而不能言嘗為女謀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  
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  
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  
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



指為之紀者疾之言惡也所以  
不惡變易者蓋以數无異中澤  
无異水地則少變而太常者自  
在也夫人莫不有太常知太常  
者喜怒哀樂不入乎其胸次是  
大常也天下萬物一焉者也得  
其一則真常者在我矣故四支  
百體塵垢也成生終始晝夜也  
是皆交代不常之物知其有本  
常者在則皆不足以其心故以  
物之而不疾而况得夫禍福之  
介然者乎是故在隸則萬物皆  
隸謂天下之以勢分相屬者蓋  
常在我不常在隸常在我則我  
貴不常在隸則萬物而未始有  
益也又孰足以動吾心乎為道  
者鮮矣而曰鮮以則得至美而  
終至樂天下孰如焉以下又發

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友乎無  
端而莫知乎其所以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  
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  
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  
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數水生之蟲不疾  
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太常也喜怒哀樂不  
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二也得其  
所二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  
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

一段言天地之德无為自然而  
以天自高地自厚日月自照照  
州澤沙之而自出是任假而  
能之我故至人之於德也不備  
而物不能商物不能離言能物  
物也或問不修之義曰不備乃  
所以為真備也至如元凱左成  
辨文似相如始類惟獨立孔門  
无一事只輪類氏為心齋道而  
支休黜而聰明又何修之有哉

之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  
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益  
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鮮乎此孔子曰  
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  
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洑也無  
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備而物不  
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尊日月之自明  
夫何備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  
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

物化化謂其有網紀也而不觀其形兆消息有數晦明有常謂其有造為也而不觀其功用生則萌於恍惚死則歸於窅冥其端則莫知其始死則莫知其終若非此道則何物為之宗主乎孔子又問所造是者夫幸道詎有所淨人其至美至樂而巳其於來生如獸易燕魚易木曹尔小变又伸疾焉夫天下者磅礴萬物而為一自其同者視之則已之百体俱與也此之生歟死歟寤寐也况其他乎故視恍惚焉知是徒易水易數聖所謂外化而內不化者也對在於我未始非吾其樂無涯誰復有患譬水之為龜而善利豈有所造為至人德業廣被豈有所修

地之大全也乾音干熱音聶離去声見音現說音脫約音酌  
**林蕭齋云**被髮而乾即離騷所謂晞髮也熱然疑之而立之貌非人狝木偶人也掘兀不然也遺物遺外物也離人離人類也立於獨者超立乎一世之表也物之物者無物之始也辟合也心無所知口不設言故曰因焉辟焉將近也謂其深妙者難言且擬議其近似者也故曰言乎其將前曰其樊其風此言其將即變換為文也肅肅嚴冷之意赫赫輝明之意即是一陰一陽

治從天高地厚日月之明何假修焉是以夫子自喻以龍蟻去乘而識天地之大全也

**註**未始有物則起居語默非遊於物之初心用焉則非知所能知口存焉則非言所能言說乎其將非其至也夫陰陽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遠而万物內而一身莫不有是也夫陰陽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遠之為藏近之為目外而万物內而一身莫不有是也或為之死莫見其形消息改化以是而已生甫死歸始終无端亦以是而已則向所謂物之初者始是也天下之所美所樂非美樂之至洋洋而後為至美至樂也獸之

之謂道如此下四句陰陽和而後萬物生交通互生來也獨阴不生獨陽不成故曰交通成和紀者綱維主張之意也亦自有物主之而不可見故曰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為之紀者造化也一晦一明晝夜也消息滿虛四時之氣運日改月化日異而形不同也月有所為而莫見其功日日如是而造化之功既得而名言之相反不同也始終雖不同而其端不可尋譬如雀化為蛤謂雀之終則蛤實始焉謂蛤之始則雀實

易菽魚之易水以其小變而不  
矣菽水之大常滯是而遊之者  
天下莫不一而向焉則死生莫  
之能源况得喪禍福之歸乎  
知身貴於壽則貴在我雖有少  
變豈以所賤而失吾所貴哉  
物无益亦奚足以累吾心已為  
道者解乎此故也

終為大而帝王之禪代亦如是如伊見得盡故  
曰終始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以窮以分明  
是說個造物但不指其名却又曰非是也孰為  
之宗是即造物也宗亦造物也言不是這箇孰  
為之主宰莊子之文句句生活便是此等處至  
美至樂贊道之美也不疾不厭也行少變言易  
菽易水也不失其大常所食之水草徒在也萬  
物之生皆在乎天之下故必聽天之所為豈得  
以自異故曰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知其一

出於天而莫不同則死生且不能滑其心而况  
得喪禍福乎介芥蒂也隸僕隸也僕隸去未棄  
如泥塗以我貴而被賤也若知道之可貴實在  
於我則外物之變豈能失我之至美至樂者天  
地之間變化相尋萬古如此何有盡時得喪禍  
福無非自然又何足以為各心之患故曰萬物  
未始有盡也夫孰足以患心但世俗之人不能  
解此唯身與道一者方解曉乎此已身也身與  
道一故曰已為道假借也至言者指以上許多

言語也謂老子其德如以猶且不能離言語以  
 脩其心也人能免此脫免也謂况不能離言  
 語以求道也說與脫同老聃曰不然者謂假言  
 語以脩心其說非也灼取也與酌同江河之水  
 酌之而不竭者以其本質無為而自然也才質  
 也水之所以為水者自其質也至人之德本  
 乎自然雖不假脩為外物亦不滯而離間之矣  
 天地日月亦自然而已矣又何容力乎故曰夫  
 何備焉醯醢醋中之蟻螻也其包覆于甕中豈

知甕外之大言所見者小也

陸方壺云慈然似非人寂泊之至

也遺物離人而立於物無其心身而後外物去  
 也初者味有而欲有遊於物初然後明有物之  
 不為而自有也心因口辟欲令仲尼求之干言  
 意之表也遂乎其將者試諒陰陽以擬向之無  
 形取未之敢必也出天全地言其交也莫見為  
 死之形明其自爾也日改月化者未嘗守故也  
 莫見其功者自爾故無功也生萌於味聚於歸  
 於散所謂遊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得  
 至美而遊至樂無羨樂也生亦亦小變耳知其  
 小變而不失其大常故喜怒哀樂不入于胸次  
 知身貴於謙故棄之若遺土耳苟知死生之變  
 所在皆我則所貴者我而我身亦變俱故無失也  
 已為道者解乎此所謂懸解也老聃謂天地日  
 月皆不脩不為而自滯也醯醢者甕中之蟻螻  
 孔子謂此吾全于老聃  
 狹甕中之為天地矣

○莊子一節

曰註莊子數假孔子問事於老聃之徒以明所謂聖知者非至道之也此言不矣則事者既以知尊孔子之實

郭註此言德充於內者不必修飾于外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緩珮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佗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

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林肅齋云方術也言魯之儒者學術與先王不同也緩佩玦者言其行詳緩而佩玦王也玦取

能斷之義一丈夫言孔子也此意蓋言佩服者多而皆不知道也

陸方壺云按莊子與魏惠王同時去魯哀百二十一年安得相見而論儒服以此云尔者特寓言耳一丈夫孔子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

○百里奚節

曰註小則百里奚之得政大則有虞氏之勤入以物入其心而能至是者未之有也

此言內事心者之自海而外物不足以動其心也

心故足以動人

林庸齋云方飯牛之時豈有求爵祿之心唯其

不求所以見用於穆公動人者言感動而化之

也或生不入於心者無為而為心無所動也到

此又等閑說這兩句陸方壺云以下鑽幸數

里奚飯牛自適已事而已原無干祿之心故飯

牛而牛肥所謂之外無設者故牛皆得以

自適其性而肥壯異常有虞氏或生不入於其

心則指父頑母嚚常欲殺舜而言動人揖成邑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

宋元一節

此言內足者神閒而意定也

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

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羸

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林庸齋云儻儻猶澶漫也舒遲自得之意受揖

不立者言與衆史相揖而畧不佳也般礴箕踞

之狀羸即裸也此言無心於求知乃真畫者東

坡形容畫竹與杜詩曰神閒志定始一掃亦近

此意陸方壺云儻儻舒閒之貌般礴箕踞也

羸亦裸同蓋善畫者神閒氣定意在筆先  
元君占而善畫之  
可謂知畫者矣

呂註儻儻猶澶漫也舒遲自得之意也般礴箕踞之狀羸亦裸同

○文王一節

即非持其釣有釣者竟无所求也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而商者所謂知其光同其塵也不成德則回務者言繁然自成則存衆務異也黷斛不入者言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權衡也為功者悲已故功成而身不遂不遂事遂而名不遂不遂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矣文王之言任諸大夫而不能任斯足之也斯須者百姓之情常悟未悟之頃故文王循而登之以合其太情也

呂註 知臧丈人之足與為政序之於其釣莫釣之間屬之以發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楚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

期之於下而不上下者上恐大臣父兄之不安下恐百姓之無天也典法無更六典八法受於天子者此其為一國之道也偏令無出必可以公之諸侯而後出此所以可及於天下也壞植則壞其所畜之黨黷斛則非先王之嘉量也

二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黷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群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回務也黷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道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耶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願音髯 音庚

三代直道而行，知戒夫  
之有道則授之，以政可也。必  
託夢以信，諸大夫矣。蓋知道者  
又達於理，明於權，道天也。自信  
可也。權人也。豈可廢哉。仲尼在  
文王尺之而顏子，有所未及也。  
然則高宗之夢，有類是矣。高宗  
則所謂直道而行者也。精神既  
達，身天地同流，至誠之驗。天  
之際，我影響也。其夢，實良醫者  
不足疑矣。莊子之寓言，以為文  
王敬則，權必考古，以驗今。故假  
夢以信于人。文王者，或因戒來人  
之論，以推傳說，則失之。

傳註 偏朱蹄李云一蹄偏朱蹄考  
樂毅上燕王書云薊丘之植

林霽齋云：以一段把太公事却如此粧撰，別個  
話頭常釣者，釣常在手也。釣竿雖常在手而無  
意於釣，故曰非持其釣。有釣者也。這般句語皆  
是好處。無天者言無所至也。偏朱蹄者，其蹄只  
一隻朱也。先君王也。言所夢乃文王之父也。典  
法無更不變易法度也。偏令無出無一事肯出  
號令也。號令之間獨言一事，故曰偏令壞植散  
羣言不立朋黨也。不成德不自有其成功，猶易  
曰或從王事無成也。同務與眾人同事功而不

於汶莖此鮮植字之意也

自異也。鯁即硬也。外國之鯁，斛大小不同，皆不  
敢入其境內，則諸侯無不知歸也。故曰無二心。  
朝令者，朝聞文王之命，有及天下之問，故逸去  
終身無聞，猶書曰暨厥終，罔顯也。且屬之夫夫，  
古本作大夫，司馬云上夫字在，大字讀夫，一大  
也。太山石始皇文曰御史大夫，蓋篆字夫與大  
同。見文鑑，循斯須者言苟徇一時之計，欲眾人  
易從也。又豈可訛刺乎。  
陸方壺云：戒來人太  
公望也。一連下六個釣  
字，文法亦奇。言此文入釣矣，而其釣也不釣，益  
非持其釣而以釣為有事者也。常如以持竿



○列禦一節

盈貫謂溢滿也左手如握  
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  
不知故或措之杯水也遺失復  
奮者言前失去復飲者也方矢復  
杯水于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

自造而已百姓無天言生民無主也強命之也  
瘳治也其無他言當遵先王之命不可更生他  
疑也典法無更無變令也偏令無出無專令也  
壞植散群無偏黨也長官不成德不居功也  
解不入四境不懷疑也太公之政如此信乎足  
以及天下矣然有心以及天下非自然也故太  
公因其問而道之蓋恐不知順天命之自然而  
一以有心為之則損德多矣回之問亦是夫至  
入無夢况有心為之夢耶夫子於此有難於為言  
者但曰文王至德也或輕論耶彼直以循人情  
於斯須耳蓋循情以用人乃聖人之本  
權而下不敢以謀上又臣子之盛節也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  
肘上發之適矢復背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  
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象人謂不動之至揮斥從後放  
也夫德充于內則神滿于外无  
遠近尚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  
之枕而泊然自得也不能射至  
分故有俱有俱則所喪多矣豈  
惟射乎

引之盈貫持滿之至肘據  
杯水平直之至前失遺發而復  
水前失復寓而在弦復背則矢  
往而背還方失則身前失並言  
其前戶相續而不絕象人謂其  
思志不分此射之射也不射之

常與汝登高山履危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  
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右臨百仞之淵  
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指禦寇而進之禦寇  
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  
青天下降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沐  
然有恂自之志爾於中也殆已夫

林慮齋云引之盈貫開弓而至滿也前手直而  
肘平可以致一盃水於其上言定也發射也適  
去也沓重也又也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沓於

射則所謂結氣之守非知巧果  
取之則故登山臨淵而不動其  
心矣無不中推此以往則揮斤  
八查神氣不變固其宜也

江註射之射所要在彼不射  
之射所要在我射之射方可  
方不可不射之射無可無不可  
左其後象人以其無所懼也及  
其伏地而汗流者以心有餘也  
夫山之高石之危淵之深無心  
於害人也登履之者未必皆踣  
其患也唯其貪生外殉於吝死  
所不至空之物不能為害而吾  
心自為之害以至干喪生而終  
不悟也若夫至人之不離於真  
其於登履也人無異也特結氣

弦上者絕去而方來之矢又寓於弦上矣此言  
一箭接一箭如此其神速也象人木偶人也背  
遂巡者面向高山而背臨深淵退而未已之意  
故曰遂巡二分其足一分在岸一分垂於崖處  
可謂危之至而伯昏無入能之者即所謂結氣  
之守也履地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射  
也神能守一則雖上闕青天至黃泉揮斤乎  
八查其心亦無所變動若險夷之境界狃怵然  
而恂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學也以其為射而

尚守不知其高深之可畏也  
而不後象人耳揮斤八查神氣  
不變以此而已



欲求中的之精義亦難矣故曰亦於中也殆矣  
哉怵懼也恂目恂動也

也言前失遠去而後失復搭搭者方發而後來  
之失復寓於弦上如以敏捷如神而徐觀其身  
則如木偶然故曰象人是則可謂射之射矣而  
非不射之射者能能以巧用而不以神用也若  
其登高履危而臨乎百仞之淵則神怯而不能  
矣蓋以平日不曾講得養神守氣之學一履艱  
險便自退卻不得受用即為成生有變于已所  
以北宮黝之赤勇直到不膚撓目遊處方能勝  
入故觀伯昏無人登高山履危存下臨百仞之  
淵遂巡其背一分懸實二分履虛揖禦寇而進  
之是俾等手良自非神定而氣專焉能若是乎  
哉故知至人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斤而斤之入  
查之外神氣不變非強之也中有赤焉耳嘗觀  
虛物之人夜則夢飛墮地則駭汗洽背以便是

○肩吾一節

曠然无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彼亡在我不非彼存也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伏戲黃帝者功号耳非所以功者物故沉刃号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以及于人也夫黜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澤而已使人人自澤者與入而不損于己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

神之氣法細之徵古之人多以夢寐上所奉之淺深為之猿舞竿頭魚背水底山頭建塔水面架樓與輩工匠有仰神氣只緣平日習慣危執便成絕技以今慣習亦是他在以處存氣在以處守若移之他處却又不能所以但為偏術小巧與列子之射同論至人則雖未嘗歷試諸艱然一神定而萬事畢矣然是定也豈易言哉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真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

不損己為物而放於自游之地也

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于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入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壽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克滿大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林唐

不真間栩栩然息不在外而在內有自

且詳真間相々然則其息以墮而深々之意以其得失之非我

增補南華經三評

四十一

知命而安之也。不知其在彼在  
我以道而忘之也。嗚呼！四顧則  
自省之不給，何暇至乎！人貴人  
賤，於古之真人所以不得說不  
得濫，不得劫，不得友者，審乎无  
假而不妄物遷故也。若然者，其  
神可以經山入淵，充滿天地，其  
入愈有言，道之无窮也。

養也。令尹之貴，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  
我之可貴，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故曰：其在  
彼邪？亡乎我？其在我耶？亡乎彼？此數句發得精  
神，踴躍四顧者，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  
之所謂貴者賤者，知者不得說非言辭，所可窮  
也。美人不得濫，非声色，既能淫也。盜人不得劫，  
非凶威，所能屈也。伏羲黃帝不得友，道世而輕  
天下也。介間也。石雖無間，可以穿而過也。故曰  
輕乎太山而無介處，貧賤之地而不以為病，故

楚王一節

言凡有三亡，微也。不足，以  
喪吾存，遺凡故也。遺之者，不以  
亡為亡，則存亦不足，以為存矣。  
曠然无矜，乃常存也。夫存亡更  
在於心之所攝，取天下竟无存  
亡邪。

曰：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者，道也。道在己者，  
既塞天地，推以化人，用之無忌，故曰：既以與人，  
已愈有。  
陸方壺云：栩栩與踵息而不粗也。孫叔放亦幾乎知道者，觀其言知來去之無常，知得失之非我，而又審其輕重兩在之權，若果重在令尹，則存我無與，果重在我，則令尹無與。既然兩不相干，夫復何生，欣戚方將為之時，睹為之四顧，審乎無假，以求所謂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者，何暇論夫人貴人賤哉！既以與人，已愈有，此一句出老子。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主左右曰：凡亡者三。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  
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

呂註天下有長存不死不生者  
是也淨其常存而存之則存其  
存矣凡楚是足以當存亡哉

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林鬲齋云**此意即別者喪足而尊定者存又如

此換箇話頭謂道之在己不問有國與無國也

凡不為亡楚不為存則世之得喪禍福皆外物

矣然其意徒在楚不足以存存一向失者既不

足以自歎則得者亦不足以自矜自歎愧也自

矜誇也此語尤有味皆是學問切身受用之語

陸方壺云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  
損焉凡雖亡矣而不足以喪吾存此凡君見道  
之言也由是觀之凡亡不足以喪存楚未亡寧  
足以存存乎凡固未嘗亡而楚固未嘗存也凡

未嘗亡雖亡何害楚未嘗存雖存奚益明乎內  
外輕重之辨者當不以身外之物為所成矣

南華經三註大全卷之十三終

